

寻味宝丰

## 灯下的光

● 刘海军



## 栏目约稿

一方水土养一方文脉，一寸山河藏一寸风情。从巷陌烟火里的市井故事，到山川褶皱间的岁月回响，从老物件承载的集体记忆，到非遗技艺流淌的文化基因——新开设的“文峰塔”栏目将以文学为笔，书写地域深处的人、物、景、情，让每一篇文字都成为触摸故土温度、读懂本土灵魂的窗口。期待与您一起，在字里行间遇见熟悉又新鲜的家乡人、家乡事，字数控制在3500字左右。

——编者

岁月如梭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睹物思人，触景生情。

我的书桌，是张用了三十多年的老木头桌子，边角都让岁月磨得圆润了许多。桌上有一盏台灯，光线是柔和的暖黄色。灯下，摊着一本翻旧了的《诗经》，书页泛黄，边上是我密密麻麻的批注。夜深了，窗外是宋徽宗御赐县名“物宝源丰”——宝丰沉沉的夜，万籁俱寂，只有这灯下的一圈光，是我的世界。我扶了扶鼻梁上的老花镜，镜片后的眼睛，望出去已有些昏花了。四十年，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里溜走了。我从一个刚出校门、满脑子浪漫念想的青年，变成了如今两鬓染霜、即将退休的老头子。这四十年，我守着这所村小学，守着一茬又一茬的孩子，也守着我这一盏灯下的、与书为伴的光阴。

我的阅读，大约是从一本没有封皮的《三国演义》开始的。那时我还是个光着脚丫在田埂上跑的野孩子，家里穷，除了课本，再无别的字纸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邻村一个老秀才家的柴火堆里，发现了它。它被撕得只剩半本，前后都缺了不少页，我却如获至宝。那时的阅读，是囫囵吞枣的。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，赵子龙的长坂坡，诸葛亮的空城计，在我心里搅成一团金戈铁马的热闹。许多字是不认得的，许多情节是接不上的，但这并不妨碍我沉浸其中。我常常搬个小板凳，坐在院里那棵老槐树下，就着傍晚最后一点天光，一字一字地啃。母亲唤我吃饭的声音，从灶间传来，也常常是听不见的。那半本残书，为我这个乡下孩子，凿开了第一道窥见外面世界的缝隙。那缝隙里透进来的光，虽微弱，却足以照亮一个孩子贫瘠而荒芜的想象。

后来上了师范，那图书馆，于我简直是一座忽然现于眼前的宝山。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、那么高的书架，那么多的书，一排排，像沉默的森林，藏着无尽的秘密。我像一头饿极了的小羊，闯进了丰美的草场，贪婪，却又带着几分不知所措的惶惑。那几年，我读鲁迅的冷峻，读朱自清的清丽，也读泰戈尔的空灵、普希金的热烈。书里的世界浩渺无边，时而让我心潮澎湃，时而让我怅然若失。我仿佛听见那些伟大的灵魂，在纸页间低语、呐喊、歌唱。我拿一个厚厚的笔记本，恭恭敬敬地抄录下那些让我心头一颤的句子。那些夜晚，宿舍的灯熄了，我便在走廊那盏昏暗的长明灯下，读到眼皮沉重得抬不起来。那段时光，是我的阅读最饥渴、也最纯粹的岁月，它为我往后四十年的教书生涯，悄悄地垫下了一块最沉实的基石。

再后来，我便回到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，站上了三尺讲台。我的阅读，便自然而然地与我的“教”融在了一处。起初，是为了把课讲好。一篇《可爱的草塘》，自己若读不出草塘的可爱，又如何能让孩子觉得它可爱呢？于是，备课时读，夜深人静时也读。读文章的起承转合，读字词的精妙妥帖，读那文字背后作者的一缕情思。我渐渐发觉，这“为教而读”，竟比从前“为己而读”又多了一层滋味。它逼着你去细想，去揣摩，去把那些自己感受到的、却说不分明的好处，掰开了，揉碎了，寻一个最浅近的法子，说给孩子们听。

我给孩子们讲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，便不只是讲对仗如何工整，色彩如何明丽。我要他们闭上眼，听，那黄鹂的鸣叫声，是不是脆生生的，亮晶晶的，像清晨的露珠从柳叶上滑落？我给他们讲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，便不只是讲李白送别孟浩然。我要他们想，那船越行越远，最后只剩下天水之间的一线，望

着的人，心里该是怎样一种空落落的怅惘？这时候，阅读于我，不再仅仅是私人的享受，它成了一座桥。我站在这头，孩子们站在那头，我用我从书中汲取的感悟与情思，小心地牵引着他们，一步一步，走向文字的美，走向文学的深处。

这四十年来，我领着孩子们读了多少书，已是记不清了。从“鹅，鹅，鹅，曲项向天歌”的稚嫩，到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真挚，再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胸怀。我亲眼看着那些方块字，如何像一粒粒种子，落进他们幼小的心田，然后，在时光的浇灌下，悄悄地发芽、长叶。有个叫小军的孩子，家境不好，性格也内向，唯独爱上我的语文课。有一次，我们学《少年闰土》，读到“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”，课后他悄悄跑来告诉我：“老师，我昨晚也看到那样的月亮了，就挂在俺家院子的枣树梢上，真的像一个大金盘子。”他眼睛里闪着光，那是一种美的光，被发现、被点亮的光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我所有的坚守、所有的付出都有了意义。

如今，我已是五十八岁的人了。身边的许多老伙计，早已含饴弄孙，享着清福。他们有时见了面，会打趣我：“老家伙，还抱着那些破书啃个啥劲？眼睛都要瞎喽！”我只是笑笑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他们不明白，于我而言，阅读早已不是一项任务、一种学习，它成了一种习惯、一种生活方式，甚至是生命本身的一种需要。

这四十年的乡村教学生涯，日子是清苦的，也是平凡的。有过彷徨，也有过寂寞。当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，喧嚣着向前奔去时，我守着这片土地，看着一代代孩子来了又走，心里并非没有波澜。然而，每当我感到疲惫、感到困顿的时候，便回到我的书桌前，拧亮这盏台灯。灯光下，打开一本熟悉的书，就像会见一位老友。那些穿越了千百年风雨的文字，依然温润，依然有力。它们告诉我，关于坚守，关于美，关于人之为人的尊严与梦想。于是，心里的那点尘埃，便被这书香轻轻拂去了；那点寂寞，也在这无声的对话中，化作了内心的充盈与宁静。

前几日整理旧物，翻出几十年来积下的一箱读书笔记和学生的作文本。笔记的墨迹，从蓝黑到纯蓝，再到黑色，纸张从粗糙变得稍稍细润，字迹也从青涩工整，到如今的沉稳老练。那一笔一划，都是岁月。学生的作文本里，那些稚嫩的笔触，那些对世界的惊奇发现，那些从我这里承继去的、对文字的一点热爱，都让我感到一种莫大的慰藉。

我摩挲着这些发黄的纸页，忽然想起宋人黄山谷那句有名的话来：“一日不读书，尘生其中；两日不读书，言语乏味；三日不读书，面目可憎。”这话说得真好。这四十年，我不敢说读了多少书，有了多少学问，但我庆幸，我始终没有放下书本。是阅读，擦亮了我的眼睛，滋养了我的心灵，让我在这平凡的岗位上，没有变得庸俗、麻木和“面目可憎”。它是我这清贫岁月里最华贵的盛宴，是我这孤寂旅程中最忠实的伴侣。

窗外，远远地传来一声鸡鸣，天快要亮了。我合上面前的《诗经》，关掉了台灯。那一圈温暖的光晕倏然隐去，书房里暗了下来，但我的心里，却是亮堂堂的。这光，是从书页里散发出来的，是从我心里生发出来的。它照亮了我过去的四十年，也必将，照亮我往后所有的日子。



AI制图